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十四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四十五

突圍 追奔

乘勢

突圍

漢書曰趙充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

大為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貳師引軍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

又曰灌夫父張孟常為潁陰侯灌嬰舍人蒙灌氏姓為灌也蒙冐孟孟年老潁陰侯強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嘗陷堅遂死吳軍中夫奮曰願得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於是披甲持戟募壯士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吳軍至戲下師古曰戲大將之旗音與麾同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還走漢壁亡其奴獨與一騎歸

又曰賈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軍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嘗自從之

魏志曰張遼為雜號將軍守合肥為孫權所圍獨出麾下從者千餘人潰圍刺之已出復入復出權衆破走由是威震江東

又曰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瑜未渡前鋒數千人始至仁募得三百人

遣部曲將軍牛金逆與挑戰遂為所圍長史陳矯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没左右皆失氣仁氣奮怒遂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徑前衝入陣金等乃解餘衆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賊衆乃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歎曰將軍真天人也三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

又曰衮尚征衮譚於平原使其將審配守鄴曹公攻鄴城尚聞鄴急還救鄴欲令城中知外動止李孚請行尚

曰當何所需李曰今鄴圍甚急多人則不可乎乃自選
溫信者三人不示其謀各給駿馬令釋戎器著平上冠
持問事杖投暮直抵鄴下自稱曹公都督廵歷圍壘所
過呵責失候者輒捶之自東歷西徑出曹公營當城門
復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圍馳入城下配以縋引之乎
得入城中鼓譟皆呼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公笑曰此非
徒入方且復出乎計事訖欲還而外圍急謂配曰城中
穀少無用老弱為不如驅出之省穀乃夜簡得一千人

皆令持白幡及脂燭從三門而出請降孚所將來騎隨衆人而出時守園吏聞城中悉降火光照耀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出北門突圍而歸尚明日曹公聞孚已得去曰果如吾言

又曰公孫瓚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外遥見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約其從者曰今不衝之則死盡矣乃自持矛兩頭施刃馳出殺傷數十人瓚亦亡其從騎半遂得免

晉書曰李矩將張支與劉燦戰於盟津矩進救之以壯士三千汎舟迎支賊臨河列陣作長鉤以鉤船連戰數日不得渡夜遣部將格增濟入支壘與支選精騎千餘而殺所獲牛馬焚燒器械夜突圍而出奔武牢

宋書曰劉康祖世居京口便弓馬膂力絶人以浮蕩蒱酒為事每犯法為郡縣所録輒越屋踰墻莫能擒之夜入人家為有司所圍突圍去並莫能追因夜還京口半夕便至明旦守門詣府州要職俄而建康移書録之府州執

事者並證康祖其夕在京口遂得無恙

追奔

孫子曰歸師勿遏若窮寇退還依險而行人人懷歸敢于死戰除觀其變勿遠截也

魏志曰三月公圍張繡于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到安衆繡與表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為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戰賊謂公遁也悉軍來追公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公謂荀彧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

吾是以知勝矣

又曰曹公征張繡於穰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賈詡謂繡曰不可追必敗繡不從大敗而還詡謂繡曰更追之必勝繡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收散卒赴追戰果勝以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乃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勝悉如公言何其皆驗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

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鋭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内有故追兵已破必輕車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也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大服

後漢書曰睢陽復反迎劉永蓋延率諸將圍之百餘日收其野穀永乏食突走延追擊盡得輜重永為其將所殺永弟防以城降

又曰光武拜馬援為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為副督

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趾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援并將其兵遂緣海而進隨山刋道千餘里十八年春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徵側等至禁溪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月徵側徵貳傳首洛陽

又曰陳俊與五校戰于安次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光武望而歎曰戰將盡如是豈有憂哉

又曰鮮卑萬餘騎寇遼東祭肜率千人數迎擊之披甲陷陣虜大奔投水死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斬首三千餘級獲馬數千匹

又曰鄧禹進圍安邑更始遣將王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合攻禹禹軍不利樊崇戰死會日暮戰罷軍師韓歆及諸將見兵勢已摧皆勸禹走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衆明旦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

而並進大破之匡等皆棄軍亡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均及河東太守楊寶持節中郎將彌疆皆斬之收得節六印綬五百兵器不可勝數遂定河東

又曰竇固與耿忠引兵出酒泉塞至天山即祁連山也西州交河縣東北今名祁縣羅漫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呼衍王走追至蒲類海蒲類海今名婆悉海在今定州蒲昌縣東南留吏士屯伊吾盧城

又曰馬防拜車騎將軍擊羌軍到冀而羌豪布橋等圍南部都尉於臨洮防欲救之臨洮道險車騎不得方駕

防乃别使兩司馬將數百騎分為前後軍去臨洮十餘里為大營多樹幡幟揚言大兵且當進羌候見之馳還言漢兵盛不可當明旦遂鼓譟而前羌虜驚走因走擊破之斬首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

晉書曰王遜為寧州刺史越嶲李驤寇寧州遜使將軍姚崇爨琛拒之戰于堂狼大破驤等崇追至瀘水投水死者千餘人崇以道遠不敢渡水遜以崇不窮追怒囚羣帥執崇鞭之怒甚髮上衝冠冠為之裂夜中卒

又載記曰慕容寶與魏戰謀還中山乃引歸魏軍追擊之寶棄大軍率騎二萬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於道寶恐為魏軍所及命去桴杖戎器寸刃無返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秦苻堅自征晉於壽春敗還長安慕容泓起兵于華澤堅將苻叡竇衝姚萇討之苻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叡馳兵邀之姚諌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馳兵出關不可遏也叡弗從戰于華澤叡敗績被殺

又曰夏赫連勃勃伐南凉禿髪傉檀大敗之驅掠二萬七千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傉檀率衆追之其將焦朗曰勃勃天姿雄譽大軍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自為戰難與爭鋒不如從温圍北渡趣萬斛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傉檀不從勃勃聞而大喜乃于陽武下陜鑿凌埋車以塞路勃勃乃勒衆逆擊大敗之

又曰後凉呂弘攻段業於張掖不勝將東走業議欲擊

之其將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也不如縱之以為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率衆追之為弘所敗業歎曰不能用子房之言以至於此

後周書曰晉公護東伐高齊遣將尉遲逈圍洛陽為敵所敗周將達奚武與齊王憲於邙山禦之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欲還固爭未決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旅久矣備見

形勢大王少年未經軍事豈可將數營士衆盡棄之乎憲從之遂全軍而返

隋書曰張金初見敗將數百人遁逃後歸漳南召集餘黨楊善會追捕斬之傳首行在所帝賜以尚方甲矟弓劒進拜清河通守

唐書曰武德初劉武周入寇僕射裴寂拒戰于度索原寂軍敗武周進逼河東太宗出兵拒之江夏王道宗年十七從征太宗登玉壁城望賊謂道宗曰賊恃其衆來

邀我與戰何如對曰賊乘勢而來其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競但深溝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安得持久糧餉既竭自當離潰可不戰而擒也太宗曰汝意暗與我合武周食盡夜遁追及會州一戰滅之

又曰德操領延州道行軍總管鎮北境梁師都與突厥之衆數千騎來寇延安營於野豬嶺德操以衆寡不敵按甲以挫其鋭後伺賊稍怠遣副總管梁禮率衆擊之德操以輕騎出其不意賊與禮酣戰久之德操多張旗

幟掩至其後賊大潰逐北二百餘里尅其魏州虜男女二千餘口經數月師都又以步騎五千來寇德操擊之俘斬畧盡師都與餘騎遁以功拜上柱國封平原郡公邑一千户賜以貂裘金帶布帛千疋

衛公兵法曰諸戰鋒等隊打賊敗其駐隊隊別量抽驍健二十人逐北其輜重隊遥呌作聲不得輒動跳盪隊奇兵隊趂賊退不得過百步如審知賊徒敗散仍須取機追逐

乘勢

左傳曰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攻曹城門曹人尸諸城上禁晉死人於城上也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稱舍於墓輿衆也舍墓為將發冢也師遷焉曹人兇懼遷至曹人墓也兇兇恐懼聲也音于勇切為其所得者棺而出因其兇也而攻之遂入曹

史記曰漢王遣將韓信破陳餘後信購得廣武君李左車師事之韓信曰僕欲北伐燕東伐齊若何而有功對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

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内威振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強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之所短也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趙撫其孤弱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魏都賦曰肴醳順時劉逵曰醳酒也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

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並從之燕齊從風而靡

後漢書曰王莽兵攻昆陽光武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陣尋邑亦遣人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十級秦法斬首一賜一級故昔人謂斬首為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

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千級連勝遂前時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乃偽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陽墮其書尋邑得之不憙憙音許記反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敢死謂果敢而死者凡軍事中軍將最尊居中以堅銳自輔故曰中堅也尋邑陣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動天地莽兵大敗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間殪仆也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如注滍川盛溢

水經曰滍水出南陽魯陽縣西堯山東南經昆陽城北東入汝滍音直理切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不流數過於萬故以萬為數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算

魏志曰曹公征張魯定漢中劉曄進說曰明公以步卒五千西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傾內外今舉漢中蜀人觀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也玄德人傑也有智度而遲新

得蜀人猶未附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尅也若少緩之諸葛亮明於治理而為相關張諸人勇冠三軍而為將蜀人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也今不取必為後憂曹公不從居數月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備斬之而不能禁也曹公悔之問曄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

晉書曰何無忌南追桓玄與劉道規俱受劉毅節度玄留其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江州刺史郭昶之守湓

口無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常所乗舫旌旗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中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咸曰澹之不在其中徒為無益無忌謂道規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則易獲因從兵勝之可以一鼓而敗之也道規從之遂獲賊舫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衆亦為喟然道規乗勝逕進無忌又鼓譟赴之澹之遂潰

又曰鎮南將軍都督荆州杜元凱襲吾樂鄉在今江陵口松滋縣

東六十里虜都督孫歆沉湖以南至於交廣靚風送欵時衆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𠞰今將暑熱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候冬大舉凱曰昔燕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强齊今王師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觧遂指授羣帥直指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遂平吳國先議者慙而謝焉

又曰朱齡石伐蜀賊譙縱縱將譙道福重兵守涪齡石師次平模去成都二里縱遣將侯暉譙恱屯平模岸

連城立栅齡石謂裨將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守攻之難拔秖困我師吾欲蓄銳息兵伺隙而進卿以為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衆由内水故譙道福不敢捨涪今重軍過之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因其危懼而攻之勢當必尅尅平模店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兵相持虛實相見涪軍復來難為敵也進不得戰退無所資二萬餘人悉為蜀子虜耳從之翼日進攻皆尅斬侯暉等縱城守相次瓦解

又曰盧循率衆數萬方艦而下劉裕率兵拒之出輕利鬬艦躬提幡鼓命衆軍齊力擊之又上步騎於西岸右軍參軍庾樂生乘艦不進斬而徇之於是衆軍並騰踊爭先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裕自于中流蹙之因風縱火焚艦岸上軍先備賊不得上岸乃投火焚烟熖翳天賊衆大敗追奔至夜乃歸循等還尋陽初分遣步兵莫不疑怪及燒賊艦乃悅服

又曰周訪討賊杜曾曾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

請待明訪曰曽驍勇能戰今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尅之宜及其衰乗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蜀李特攻晉將張徽敗徽軍特議欲釋徽還涪音浮諸將進曰徽軍連戰士卒傷滅知勇俱竭宜因其弊遂擒之若舍而寛之徽養病收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徽潰圍而走特遣將水陸追之遂害徽生擒徽子存以徽喪還之

唐書曰太宗進逼西河宋金剛果遁走太宗追之身先

士卒奮擊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轉戰數十合士卒疲弊至高壁嶺總管劉弘基叩馬而諫曰大王功效於是足矣亦宜思自安之計方今草創敵可盡乎且餱糧已竭士卒疲頓更欲何之願且停營待兵糧咸集而後決戰太宗曰功者難成易敗機者難得易失金剛走到汾州衆心已沮我及其未定乘勢擊之此破竹之易也如更遲留必為賊禽此失機之道吾國家之事當竭忠盡力豈顧身之安危乎遂策馬去諸軍

乃進莫敢以饑乏為辭夜宿於雀鼠谷之西原太宗不食二日不觧甲三日矣軍中苦饑此夕惟有一羊太宗撫將士與之同食三軍感激皆奮而思鬬明日趨汾州金剛列陣南北七里以抗官軍太宗遣總管李勣程齩金秦叔寶當其北翟長生秦武通當其南親禦中軍以臨之諸軍小却為賊所乘太宗率精騎三千直趣金剛賊衆大潰斬首三千餘級追奔數十里至張南堡有㵾州行軍總管樊伯通張德政先據北堡望見太宗輕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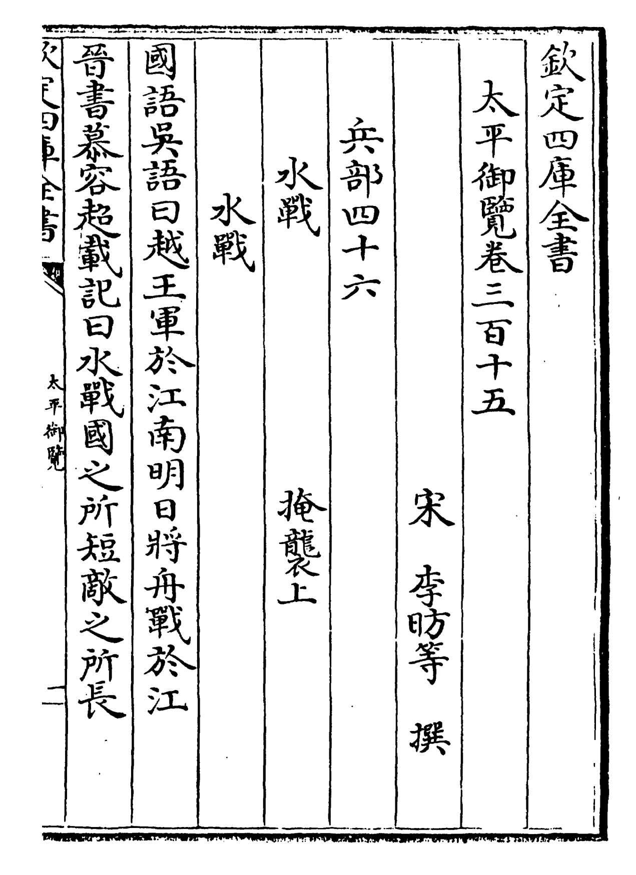
而來初未識之太宗免冑曰我也堡人讙譟既而涕泣曰不圖今日生謁大王死無所恨左右以太宗不食告之乃奉濁酒脫粟飯太宗曰今日饑渴並餅雖公孫豆粥何以加之

又曰武德初太宗征薛仁杲大破之乘勝遂逼折墌城竇抗等苦諫曰賊獨據堅城城雖破其將宗羅睺未可即逼請按兵以候其變太宗曰算之久矣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賊大軍敗餘衆何足為虞克魁之計盡於此矣

遂率衆而進至夜半軍臨賊城守埤者皆亂爭自投而

下仁杲窮蹙開門請降

太平御覽卷三百十四



太平御覽卷三百十五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四十六

水戰 掩襲上

水戰

國語吳語曰越王軍於江南明日將舟戰於江

晉書慕容超載記曰水戰國之所短敵之所長

又曰陳敏作亂陶侃時鎮江夏以朱伺能水戰曉作舟艦乃遣作大艦署為右甄據江口摧破敏前鋒

又曰盧循遣别將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何無忌率衆拒之長史鄧芝曰以神武之師抗彼逆衆廻山壓卵未足為譬然國家之計在此一舉聞其舟艦大盛勢居上流蜂蠆之毒邾魯成鑒宜决破南塘守二城俟其疲老然後擊之若棄萬全之長策而决成敗于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無忌不從遂以舟師拒之賊令强

弩數百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而薄于山側俄而西風暴起無忌所乗小艦被飄于東岸賊乗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敗無忌尚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

梁書曰王琳帥兵東下陳遣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等拒之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風至急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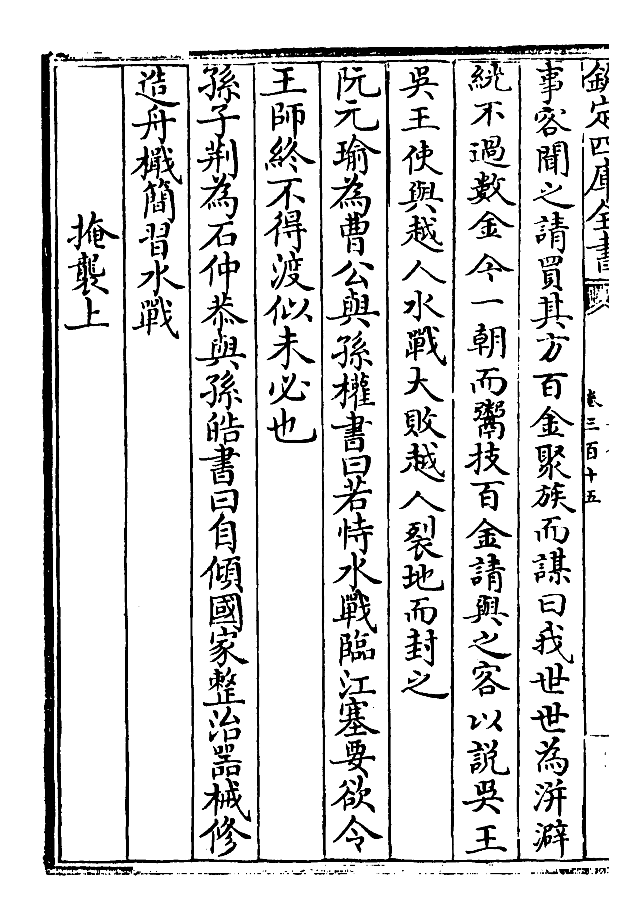
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為填用琳兵放火燧以擲填船者皆反燒其船琳艦潰亂兵士赴水死十二其餘皆棄船上岸為陳軍所殺殆盡

隋書曰楊素伐陳率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陳南康内史吕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横絶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栅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

又李安傳曰伐陳之役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以夜襲屯賊可破也

越絶書曰伍子胥水戰法大翼一艘廣丈六尺長十二丈容戰士二十六人擢五十人舳艫三人操長鈎矛斧者四吏僕射長各一人凡九十一人當用長鈎矛長斧各四弩各三十四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

莊子曰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為



事容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容以説吳王吳王使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

阮元瑜為曹公與孫權書曰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似未必也

孫子荆為石仲恭與孫晧書曰自傾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檝簡習水戰

掩襲上

白虎通曰襲者何謂行不假塗掩人不備也人銜枚馬縷勒晝伏夜行為襲也

左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又曰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馬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

又曰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莒邑名）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

又曰秦伯使大夫杞子戍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鑰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蹇叔秦大夫）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且師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辭不受其言）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大阜曰陵）其南陵夏后臯之墓（臯夏桀之祖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此道在二陵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避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

討巴漢惡其險而史開北山高道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有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代之患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言不可為背君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晉文未葬故襄公稱子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也遂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

家語曰吳晉遂遇黄池越王襲吳之國吳王歸與越戰滅

戰國策曰蘇秦謂楚威王曰王興師襲秦此所謂兩虎相闘也

後漢書曰漁陽太守彭寵反自將二萬餘人攻幽州刺史朱浮于薊光武使將軍鄧隆救薊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得相及彼若還北軍必敗矣寵果盛軍臨河以拒隆又别

發輕騎三千襲其後大破隆軍朱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

又曰藕茂周建與馬武合戰良久王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走散

又曰鄧訓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為船置于箄上以渡河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多所斬獲

又曰馬援討諸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

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呌譟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曹瞞傳曰公聞許攸來跣出迎攸勸公襲紹將公大喜乃選精鋭步騎皆執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入把束薪照所歷道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掠後軍還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睢元晉等割得諸軍淳于仲簡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唇

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惶懼

又曰曹公征張魯至陽平張魯使弟衛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其守備懈公乃密遣騎將等乘險夜襲大破之

又曰廬江太守劉勲在皖城今同安郡恃兵強士勇橫于江淮之間無出其右者孫策惡之時以江左自領會稽太守使人卑辭厚幣而說之曰海昏上繚宗人數欺下國患之有年矣擊之路由不便幸因將軍之神武而臨之

且上繚國富庫實吴娃越姬充于後庭明珠大貝被于帑藏取之可以資軍雖蜀郡成都金碧之府未能過也策願舉敝邑士卒以為外援勲然之劉曄諫曰上繚雖小而城堅池深守之則易攻之則難不可旬而拔也且兵疲於外而國虛於内孫策多謀而善用兵乘虛襲我將何禦之而將軍進屈于敵退無所歸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進其在兹乎勲不從遂大興師伐上繚其廬江果為策所襲勲窮蹙遂奔曹公

魏志曰遣將鍾會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劒閣鍾會攻維未能艾上言請從陰平江由邪徑經漢陽亭趣涪出劒閣西四百里去成都三百里竒兵衝其腹心劒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劒閣之士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

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陣相拒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進軍至成都蜀主劉禪面縛輿櫬詣軍門降

又曰楊阜字義山天水兾人也韋康以為别駕馬超率萬餘人攻兾城阜率國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千餘人使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超入拘岳於兾殺刺史太守阜内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外兄姜叙屯歴城阜少長叙家

見叙母說前在冀中時事歔欷悲甚叙曰何乃爾阜曰守臣不能見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天下乎時叙母慨然勑從阜計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襲歷城得叙母罵之曰若背父之逆子弑君之傑賊天地豈久容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之阜與戰身被五創宗族昆季死者七人

吳志曰蜀關雲長遣糜芳守南郡自領兵圍樊吳主遣將呂蒙屯陸口外倍修恩厚與雲長結好雲長多留

兵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雲長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衆還建業以理病為名彼聞之必徹備徐以大軍泝江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雲長可擒也吳主然之蒙遂稱病還建業雲長果稍徹備而悉衆赴樊城蒙遂發兵逆流而上伏甲於舟使更衣為商人以理征棹達曙兼行至其所置屯戍輒縛之遂絶斥堠師次于南郡襲奪其城雲長將士攻樊城未知聞城已陷而家屬無恙見待甚於平時無復鬭心稍

稍散去雲長為吳師所擒荆州遂平
又曰建安二十四年雲長圍曹仁於襄陽曹公遣左將
軍于禁救之會漢水暴起雲長以舟兵生虜禁等步騎
三萬送江陵唯城未拔權内憚雲長外欲為已功與曹
公牋乞討賊自効權正月先遣吕蒙襲公安獲將軍士
仁蒙到南郡太守麋芳以城降蒙據江陵撫其老弱釋
于禁之囚
晉書曰王如京兆人也初為州武吏遇亂流移至宛時

諸流人有詔並遣還鄉如等以關中荒殘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而促期令發如遂潛結無賴少年夜襲二軍大破之又陷攻襄城於是諸郡流人各率其黨攻諸城鎮多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四五萬號大將軍如後連年種穀皆化為莠軍中大饑

又曰石勒遣其將石良率精兵五千襲李矩逆擊不利郭誦弟元復為賊所執遣元以書說矩曰去年東平曹嶷

西賓猗盧拒如牛角何不歸命以示誦誦曰昔王陵之母在賊猶不改意弟當何論勒復遺誦麈尾馬鞭以示殷勤誦不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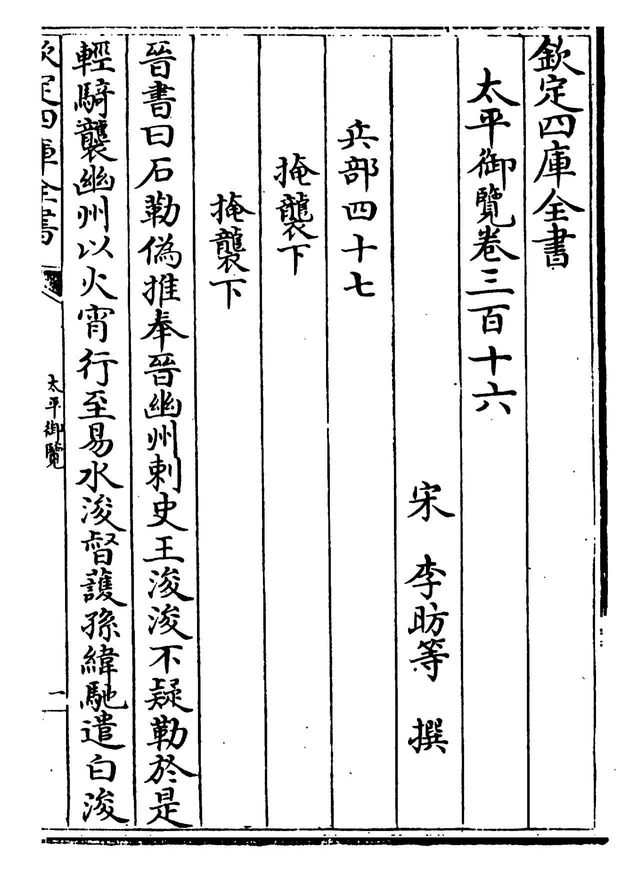
又曰張駿為凉州牧咸和初駿遣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閬武興太守辛巖揚烈將軍宋輯等率衆東會韓璞攻討秦州諸郡劉曜遣劉胤來拒屯于狄道城韓璞進渡沃干嶺辛巖曰我握衆數萬藉氐羌之鋭宜速戰以滅之不可以久久則變生璞曰自夏末以來太白

犯月辰星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以輕動輕動而不捷為禍更深吾將久而斃之且曜與石勒相攻胤亦不能久也積至七十日軍糧竭遣辛巖督運于金城胤聞之大悦謂其將士曰韓璞之衆十倍於吾羌胡皆叛不為之用吾糧廪將懸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可謂天授吾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彼衆我寡宜以死戰戰而不捷當無疋馬得還宜厲爾戈矛竭汝智力衆咸奮志於是率騎三千襲巖于沃干嶺敗之璞軍遂潰

死者二萬餘人面縛歸罪駿曰孤之罪也將軍何辱皆赦之

王隱晉書曰祖逖軍大饑進據太丘城樊雅遣六十餘人入逖營拔戟大呼向逖逖軍大亂不知賊之多少皆欲散走逖疑非多人但令左右拒之會督護董昭入共討賊賊從故道出

太平御覽卷三百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十六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四十七

掩襲下

掩襲下

晉書曰石勒偽推奉晉幽州刺史王浚浚不疑勒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

引軍拒勒浚將佐咸請出軍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衆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塡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入城升其廳命甲士執浚立之於前數其罪惡而誅之遂陷幽州

宋書曰劉裕東政劉毅為荆州刺史每多異同之議裕帥兵討之遣裨將王鎮惡先襲至豫章口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自鎮惡進路揚聲劉藩上先是毅稱病表請

從弟兗州刺史蕃為副毅謂信然不知見襲鎮惡自豫章口捨船步上小將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士卒之次也對舸岸上竪六七旗每旗下安一鼓語所留人討我將至城便長嚴令如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艦鎮惡逕前襲城語前軍若有問者但云劉兗州至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蕃實上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顯之與十許騎從者數十欲出江津問是何人答曰劉兗州至顯之馳前問蕃在所答云

在後顯之既見軍不見蕃而見軍人擔彭排戰具又遥見江津船艦已被焚燒烟焰漲天而鼓嚴之聲甚盛知其非蕃上便躍馬馳去告毅外有大軍似從下上垂已至城江津船悉被火燒矣行令閉諸城門鎮惡亦馳進軍人緣城得入門猶未及下關因得開大城東門入城内毅凡有八隊餘已得戒嚴蒯恩入東門便北回擊射堂前軍攻金城東門鎮惡入東門便直西擊金城西門軍分攻金城南門毅金城内所從舊將士猶有六隊千

餘人食時鬬至中晡西人退散及歸降畧盡鎮惡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文并高祖手書凡三函示毅皆燒視金城内亦未信高祖自來鎮惡軍人與毅東來將士或有是父兄子弟中表親門者鎮惡命因鬬且共語並知劉裕自來人情離懈一更許廳事前陣散潰毅左右猶閉東南閤拒戰鎮惡慮闇夜自相傷犯乃引軍出繞金城開其南面以為退路毅慮南有伏兵三更中率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

城于佛寺自縊

梁書曰侯景反陷建業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臯圖逆召高梁太守馮寶寶欲往其妻沈氏止之曰刺史無故不合召太守此詐君欲為反耳頃者京師見逼羽檄徵兵遍于郡縣刺史稱疾不赴繕甲治兵今已備矣而更召君往必見留追君兵衆此意可知矣魚不可脫于水願且勿行遣使諭之曰身疾篤謹遣妻儛意并送土物以省之彼聞喜必無防為君取之如反掌矣寶從之于

是沈氏自將千人皆藏短兵步擔雜物倡言珍貨先書報遷仕曰太守馮寶疾篤謹令妻沈氏傳啓并奉土貢以資軍費遷仕大悅出迎沈氏因釋擔出刃大破之遷仕脱身而遁沈氏入據其城盡收其衆

後魏書曰晉王伏羅督高平源州諸軍討吐谷渾慕利延軍至樂都謂諸將曰若從大道恐軍聲先振必當遠遁若潛軍出其非意此鄧艾擒蜀之計也諸將咸難之伏羅曰夫將軍制勝萬里擇利專之可也遂間道行至

大母橋慕利延衆驚奔白蘭慕利延子拾寅走阿曲降其一萬餘落

又曰陸俟代人也安定盧永劉超等聚黨以叛世祖詔俟以本官鎮長安使以方略定之于是俟單馬之鎮超聞之欣然以為無能為也既申揚威信示以成敗誘納超女外若姻親超猶自警初無降意俟乃率其帳下往見超觀其舉措超使人逆曰三百人以外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人以内當以酒食相供乃將三百騎詣超超設備

甚嚴侯遂縱酒盡醉而返後謂將士曰超可取也乃密
選精兵五百人激厲之言至懇切士卒答曰以死從公
必無二也遂僞獵詰超與士卒約曰令會發機以當醉
為限侯于是詐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將士皆應聲繼擊
遂平之世祖大悦徵還轉外都大官
又曰魏使蕭寶寅伐梁堰淮水濫溢將為揚徐之患寅
于堰上流鑿新渠引注淮澤乃遣將士千餘人渡淮燒
其營聚破賊斬其將軍而還

又曰慕容白曜南征宋以酈範為副帥次無鹽宋將申纂憑城拒守議者僉以攻具未周不宜便進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無宜淹留久稽機候且纂必以我軍來速不去攻守謂方城可憑弱卒可恃今若外潛威形內整戎旅密厲將士出其不意可一攻而剋之白曜遂潛軍偽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設備于是即夜部分晨便騰城崇朝而剋

又曰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被爾朱兆所弑遂舉兵

倡義諸州豪右咸相通結靈助屯於定州之安固魏遣將叱列延慶討之諸將謂延慶曰靈助善於卜占百姓信惑所在響應未易可圖若萬一戰有利鈍則大事去矣未若還師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劉靈助庸人也天道深遠豈其所識大兵一臨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厭寧肯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如吾計者欲出營城外詭言西歸靈助聞之必信而自寬潛軍往襲可一舉而擒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簡精騎一千夜發詰

朝造靈助壘戰於城北遂破擒之

又曰宕昌羌獠甘作亂逐其王彌定魏遣將史寧討破之甘將百騎走投生羌鞏廉王彌彌定數遂復位寧以未獲獠甘密欲圖之乃揚聲欲還獠甘聞之復招引叛羌依山起柵欲攻彌定寧謂將軍曰此羌人入吾術中當進兵擒之耳諸將思歸咸曰羌之聚散無常依據山谷今若追討恐引日無成且彌定還得守藩將軍功已立矣獠甘勢弱定能制之此還軍策之上者寧曰一日

縱敵數世之患豈可捨垂滅之寇更煩再舉人臣之禮知無不為此觀諸軍不足與計事也如更沮衆寧豈不能斬諸將遂進軍獠甘衆亦至與戰大破之生擒獠甘

并擧廉王

後周書曰劉亮初從賀拔岳西征常先鋒陷陣以功拜太都督岳被害亮與諸將迎太祖豳州刺史孫定兒據州不下涇秦諸州悉相與應衆至數萬推定兒為主以拒義師太祖令亮襲之定兒以義兵猶遠未之為備亮

將二十騎先登一纛於近城高嶺即馳入城中定兒方置高會卒見亮衆皆駭愕莫知所為亮乃麾兵斬定兒懸首號令賊黨仍遥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追大軍賊黨大懼一時降附於是諸州皆歸款伏太祖置十二軍諸將將之亮領一軍每征討與怡峯俱為騎將

又曰賀拔岳從爾朱天光討万俟醜奴宣言遠近曰今氣候漸熱非征討之時待至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為實分遣諸軍散農營於岐州之北百里細州岳

與天光諸軍盡發掩之醜奴乃棄平亭而走岳輕騎急
追明日及醜奴於平涼之長坑一戰擒之
隋書曰遂州獠反命將周法尚討之軍將至賊棄州城
走散山谷間法尚捕不能得於是遣使慰諭假以官號偽
班師自行二十里軍再舍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聚
歸柵聚飲相賀法尚選步騎數十人襲擊破之
又曰李徹從元帥衛王爽擊突厥行軍總管李充言於
爽曰周齊之世有同戰國中夏力分其來久矣突厥每侵

邊諸將輙以全軍為計莫能死戰由是突厥勝多敗少所以每輕中國之師今者沙鉢畧悉國内之衆屯據要險必輕我而無備精兵襲之可破也爽從之諸將多以為疑唯徹奬成其計請以同行遂與充率精騎五千出其不意掩擊大破之沙鉢畧棄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以功加上大將軍

又曰李安為尚書右丞黄門侍郎平陳之役以為楊素司馬仍領行軍總管率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

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而無備以夜襲之賊可破也諸將以為然安率衆先鋒大破陳師高祖嘉之詔書勞曰陳賊之意自然水戰為長險隘之間彌謂官軍所憚開府親將所部夜動舟師摧破賊徒生擒虜衆益官軍之氣破賊人之膽副朕所委聞之忻然以位上大將軍

又曰李密擊宇文化及精兵良將多有死傷王充在東都乘其弊而擊之率步騎二萬營于洛南李密軍于偃

師北充潛遣二百騎夜伏於邙山自統其衆遲明渡水人奔馬馳以襲密營密遽出兵拒之陣未成列兩軍已合伏兵於北山中乘高而下馳入密營燒其廬舍密見營中火發因而遁走

又曰煬帝末年羣盜起遣將張須陁擊盧明月於下邳賊連營十餘萬須陁纔萬人力勢不敵去賊六七里立柵相持經十餘日糧盡退謂將士曰賊見兵却必輕來追我其衆若出營内即虛欲以千人襲營可有大利此

乘危險誰能去者人皆莫對唯秦叔寶與羅士信皆曰願行於是須陁委柵而遁使二人分領千兵漸伏於草既而明月悉兵追之叔寶士信馳至其柵柵門閉不得入二人起升其樓拔賊幟各殺數人營中大亂叔寶斬關而納外兵因風縱火焚其營三十里烟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陁反擊遂大破賊衆明月以數百騎遁去餘皆虜

又曰李密起兵于雍丘是時河南山東大水死者將半

寇將李勣言於寇曰今人多阻饑若據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寇乃遣勣領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濟河掩襲即日尅之開倉資食一旬之間勝兵二十餘萬人

唐書曰高宗遣將薛仁貴郭待封等伐吐蕃大非川將赴烏海仁貴謂待封曰烏海險遠車行艱澁若引輜重將失事機又破賊即迴不煩轉運彼多瘴癘無宜久留大非川嶺上寛平足堪置柵可留二萬人作兩柵輜重並留柵内吾等輕鋭倍道掩其未整即撲滅之矣仁貴

遂率衆先行至河口遇賊擊破斬之所獲甚衆收其牛羊萬餘頭

又曰貞觀初突厥頡利可汗屯於定襄時諸部離散代州道行軍總管李靖選驍騎三千徑赴惡陽嶺出其不意擊之突利驚走靖遂收定襄之地頡利可汗懼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内附又命靖往迎之頡利雖外請入朝猶持兩端待草青馬肥將踰沙磧其年太宗遣唐儉安修仁等往頡利慰撫之靖揣知其意謂副

將張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寛若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邀之破虜必矣公謹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未宜置討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如唐儉等輩何足可惜督軍疾進師至陰山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詔使大悦不虞官兵之卒至靖軍將逼其牙帳十五里虜始覺頡利乃走靖俘斬萬餘級獲口千餘萬得可汗妻隋義城公主殺之頡利奔吐谷渾西道行軍張寳相擒之以獻俄而突利

可汗來降靖始復定襄恒安故地開拓北境自陰山以北至于大漠太宗初聞突厥國滅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者國家草創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凶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暫舉偏師無往不捷單于欵塞恥其雪乎因大赦天下大酺五日

又曰李愬將襲蔡州先七日使判官鄭澥告師期於裴度遂以李祐率突將三千為先鋒李忠義副之愬自師

中軍三千田進誠以後軍三千殿而行初出文成柵衆請所向愬曰東六十里而止至賊境曰張柴砦入之遂盡殺其戍卒令軍士少息分食繕羈靮甲胄發刃彀弓復建旆而出是日陰晦雨雪大風裂旗旆馬慄而不能躍卒苦寒抱戈僵仆者道路相望其川澤梁徑險夷張柴以東師人未嘗蹈其境皆謂投身不測初至張柴諸將請所止愬曰入蔡州取元濟也諸將失色監軍使哭而言曰果落李祐計中愬不聽促進師其下皆謂必不生

還然已從愬之令無敢為身計者愬道分五百人斷洄曲路橋其夜凍死者十二三又分五百人斷朗山路自張柴行七十里比至懸瓠城夜半雪愈甚城傍有鵞鴨池愬令驚擊之以雜其聲賊恃吳房朗山之固晏然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持钁坎城而先登敢鋭者從之盡殺守門卒而登其門留柝者以安之及雞鳴雪亦止愬以衆人止元濟外宅田進誠續至乃合衆攻其子城子城防卒及雜役尚千餘人乘城拒戰初有告元濟不信

又告城陷矣元濟曰是洄曲子弟歸求寒衣耳及出聽
聞愬號令云常侍傳語乃曰何常侍乃得至此遂操弓
挾矢麾其左右奴僕盡乘城而自督戰愬計元濟猶望
董重質來救乃訪質家安恤之使其子持書禮召質質見
子言城已陷及元濟孤窘之狀又見李祐及諸將已立
奇功乃慨然以單騎歸愬白衣叩伏愬前愬揖登堦以
賓禮與之食時田進誠旣毁其城外門得甲仗庫易其
器甲明日復薄城焚其南門百姓爭負薪蒿以委之元

濟於城上請罪進誠授梯而下之𢚗得元濟檻送京師
其申光二州城鎮兵尚二萬餘人相次來降自元濟就
執𢚗不戮一人

呂氏春秋曰齊令章子將攻荆荆令唐蔑將拒之與荆
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絶者荆人射之水不
可得近有芻水旁者告齊候者曰水淺深甚易知荆人
所盛守蓋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使載芻者與
見章子因夜掩荆人所盛守果殺唐蔑

太公陰謀書曰武王伐紂兵至收野晨舉脂燭摧掩不備

太平御覽卷三百十六

太平御覽卷三百十七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四十八

攻圍

攻圍上

孫子曰下政攻城攻之法為不得已修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城距闉又三月而後已修治也櫓大楯也轒轀車也其下四輪從

中權之器械者機關攻守總名雲梯之屬距闉勇士積而前以附其城也將不勝心忿而蟻附之則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攻之災也將忿不得攻器而使卒緣城上如蟻緣城殺士也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拔人之城而非攻毀人之國而非久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鈍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不以敵戰而必全得之意勝於天下不頓兵血刃也

又曰不可勝則守可勝則攻敵攻已不可勝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吾所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餘也所以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因其山水丘林之固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因天時地利之變若動於九天之上也故

能自保而全勝也

又曰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必攻也知敵之情者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情不洩也微乎微乎故能隱於常形神乎神乎故能為敵司命進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達而不可及也卒往攻其虛懈退又疾也故我欲戰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絶粮道守歸路攻君王也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之軍不煩也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乖戾也戾其道示以

利害使敵疑之

左傳曰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種也鉅鹿郡曲陽縣有鼓聚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使敵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差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

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取之克鼓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

又曰齊高發師師伐莒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紀鄣莒邑）紡焉以度而去之（以所紡纑度城藏其纑待外攻以報讎也）及師至則投諸外（投繩城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緣繩登城）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莒（傳言怨不在大）

又曰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佚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也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

又曰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又曰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臨哭也大宮鄭之祖廟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陴者城上俾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

哀其窮故為退師尚不服故復圍九十日入自皇門至于逵路方九軌曰逵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肉袒牽羊示為臣僕曰孤不天不為天所祐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世有盟誓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滅九國以為縣也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

又曰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魯邑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攻龍門也龍人囚之齊人曰弗殺吾與而盟弗聽殺而膊

諸城上齊侯怒親鼓士臨城三日取龍

國語曰晉獻公見翟相之氛歸寢不寐翟相國名也言有亡國之氣也郤叔虎朝公語之遂伐翟相叔虎乘城或曰敵國有災氛則國凶惡也被羽先登克之

戰國策曰平原君謂馮忌曰寡人欲出兵攻燕何如對曰不可夫昔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十勝之威與馬服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自以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十敗之餘收破軍之弊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

不可拔者攻難而守易也今非有十剋之威而燕非有
長平之禍也今一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强燕秦
以兵承趙之弊此乃强吳所以亡而弱越所以霸也故
臣未見燕之所攻也平原曰善
又曰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
子而遺羹樂羊坐於幕下啜之盡一杯文侯曰樂羊以
我故食其子因賞其功而疑其心
又曰秦攻趙藺子說秦王曰臣聞王之于民也多聽而

時用之是故事無敗也臣聞懷重寶者不夜行任大功者不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世不妬其業秦乃解兵諸侯休天下安不相伐者二十九年

史記曰秦末沛公破南陽南陽守齮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强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更張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黎未明也

明之貌頊已圖之事必方明又言黎黑色亦未明也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多吏人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强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上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矣沛公曰善乃以

宛守為殷侯封陳愜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

又曰武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

又周本紀曰古公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獯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與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

漢書李陵傳曰單于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下如雨

又曰李廣利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至貳師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當道小國各堅守不肯給食攻郁城殺傷甚衆引而還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關軍有敢入輒斬之貳師恐益發惡少年及邊騎六萬人伐宛宛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攻之三十餘日宛貴人相與謀遣人到貳師約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貳師許之取善馬中馬以三千餘匹

後漢書曰河南賊董憲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千人屯

建陽去昌慮三十里光武親征至番音波去憲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校之食當退勑各堅辟以待其獘頃之五校糧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

又曰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鄧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别攻拔樂陽

又曰龎萌董憲反與蘓茂佼音郊彊合兵三萬急圍桃城光武時在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騎二千步騎數萬晨夜馳赴師次任城去桃城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賊

亦挑戰帝不聽乃休士養銳以挫其鋒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時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乃悉兵攻城二十餘日衆疲困而不能下及吴漢等到乃率衆軍進桃城帝親自摶戰大破之

又曰張步據齊地漢耿弇總兵討之張步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守祝阿鍾城弇先擊祝阿自晨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

又曰漢將朱儁與荆州刺史徐璆共討黄巾擊賊帥趙宏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乞降司馬張超請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人無定主故賞降附勸以來耳今海内一同唯黄巾造冦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冦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尅儁登土山觀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内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故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

况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嵩因擊大破之忠等皆降

魏志曰曹公破袁尚拔鄴進圍壺關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日不下曹仁謂公曰圍城必示之以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令告之必死將人自為守且城固而粮多攻則士卒傷守則曠日持久今頓兵堅城之下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曹公從之遂降其城

東觀漢記曰張步都臨淄使弟玄武將軍藍將兵守西安去臨淄四十里耿弇引軍營臨淄西安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未易攻也臨淄諸郡太守相與雜居人不專一其聲雖大而虚易攻弇內欲攻之告令軍中治攻具後五日攻西安復縱生口令歸藍聞之晨夜守城至期日夜半令軍皆食會明求乞攻西安臨淄不能救也弇曰然吾固揚言欲攻西安今方自憂治城具而吾攻臨淄一日必拔何救之有吾得臨淄即西安

孤必復亡矣所謂一舉而兩得者也且西安城堅精兵二萬人攻之未可卒下卒必多死傷正使得其城張藍引兵突臨淄更强勒兵憑城覘人虛實吾深入敵城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軍不見是爾弇遂擊臨淄至日破之張藍聞臨淄破果將其衆亡

江表傳曰郭典字君業為鉅鹿太守與中郎將董卓攻黄巾賊張寶于下曲陽典作圍塹而卓不肯典曰受詔攻賊有死而已使諸將引兵屯東典獨於西當賊之衝

晝夜進攻實由是城守不敢出時為之語曰郭君為塹
董將不許幾令狐狸化為豺虎賴我郭君不畏强禦轉
機之間敵為窮虜猗猗惠君實克疆土
英雄記曰袁尚使審配守鄴曹操進軍攻鄴審配將馮
禮為内應開突門内操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
大石擊門門閉入者皆死操乃鑿塹周廻四十里初令
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而不出操令一夜濬之廣深二
丈決漳水灌之自五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

兵萬餘人還救操逆擊破之尚走依曲漳為營操復圍之尚懼遣陰夔陳球請降不聽尚還走濫口操復進擊圍之尚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命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以其兄子榮為東門校尉榮夜開門内操兵配猶拒戰城陷生獲配操意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

魏志曰袁紹圍太祖於官渡糧乏問計於賈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太祖曰善乃棄兵出圍擊紹紹軍大亂河北平

太平御覽卷三百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十八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四十九

攻圍

攻圍下

王隱晉書曰祖約為豫州刺史胡騎至攻城其日西風兵火俱攻賊以繩繫鐵鉤摘挽城樓樓柱拔壞又作鐵

鈎𢹂城登梯得上所挠樓城墻三十步壞約始大怖使戴洋呼孫叔敖伍子胥卿若使胡奴得城當持白酒寸脯著卿前急令轉風却賊當上肥牛中後風轉下晡賊退

晉書曰趙王倫孫秀為義師所討日蹙乃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燒宫室誅殺不附已者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决王輿率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勑宫中兵各守衛諸門三部司馬為應于内自往攻秀秀閉中書南門輿放兵登墻燒屋秀及左右逯走出左

衛將軍趙泉斬秀等以徇
宋書曰高祖率兵伐後秦姚泓後魏遣鵝青等步騎十
萬屯河北有數千騎緣河隨晉軍進止時軍人緣河南
岸牽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為魏人所殺掠
遣軍纔過岸即退軍還復來高祖乃遣白直隊主丁旿
率七百人及車百乘于河北岸上去水百餘步為却月
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毦魏人見數
百人步牽車上不解其意並未動高祖先命朱超石馳

往赴之並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轅上魏人見營陣既立乃進圍營超石先以軟弓小箭射敵敵以衆少兵弱四面俱至遂内薄攻營於是百弩俱發又遣善射者叢箭射之魏衆既多不能制超石初行别齎大鎚并千餘張矟乃斷矟長三四尺以鎚鎚之一矟輒洞貫三四人魏衆不能當一時奔潰退還平城

又曰晉義熙五年六月僞燕主慕容超留嬴老守廣

固使其廣甯王賀賴盧及公孫五樓悉力據臨朐去城
四十里有巨蔑水超告五樓急據之比至為龍符所保
五樓乃退有車四千兩分為二翼方軌徐行車張幔
御者執矟又以輕騎為遊軍軍令嚴肅比及臨朐賊騎交至
帝命兗州刺史劉藩荊州刺史劉道憐等陷其陣日向
昃戰猶酣帝用參軍胡藩策襲剋臨朐賊乃大奔超遁
還廣固獲其玉璽豹尾輦等送于都丙子剋廣固大城
超保其小城乃築長圍以守之館穀於齊土停江淮轉

輸

又曰朱修之隨到彦之北伐彦之自河南迴留修之戍滑臺為魏將安頡所圍至絶糧將士熏鼠食之循被圍既久母常悲憂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乳汁時今如此兒必沒矣魏果以其日剋滑臺囚之

又曰宗越為長水校尉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越領馬軍隷沈慶之攻誕及城陷孝武使悉殺城内男丁越受旨

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棰楚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
若有所得所殺凡數千人改封始安縣子
三國典略曰侯景收其餘衆步騎八百南過小城城人
登陴詬之曰跛脚奴景怒攻城拔之殺詬者而去
又曰周王思政固守潁川高岳久圍不觧陳元康言于
齊王澄曰公自匡輔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
賊潁城将陷願公因而乘之足以取威定業王從之于
是親至潁川益發其衆號曰决命夫更起土山王坐於

堰上趙道德言於王曰箭頭有鐵不避大王引王帶而下箭集於王坐之所

梁書曰武帝自襄陽率兵東下至郢州攻未拔蕭頴胄在江陵遣衛尉席闡文勞軍因謂梁武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于魏與北連和猶為上策梁武謂闡文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聽此氣息若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所謂搤喉若粮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劉元起

近欲以三千兵往定尋陽彼若懽然悟機一酈生亦足脫拒
王師故非三千能下西陽武昌取便得耳便應鎮守兩
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賊軍有上者萬人
攻一城兩城勢不相救若我分軍應援首尾俱弱如其
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于
是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
遽分兵散衆自貽其憂且丈夫舉動言靜天步况擁七
州之兵以誅羣豎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

以自示弱彼未必能信徒貽我醜聲此之下計何謂上策及拔鄴城向下城戍無不風靡遂尅建業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燕將慕容恪率兵討段龕於廣固恪圍之諸將勸恪宜急攻之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尅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且恐外援受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大利如其我强彼弱外無救援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恩結賊黨衆未離心今憑固天險上下同心攻守

勢倍軍之常法若其促攻不過數旬尅之必矣但恐傷吾士衆當持久以取耳乃築室返耕嚴固圍壘終尅廣固

又曰燕將呂護據野王隂通晉事覺燕將慕容恪等率衆討之將軍傅顔言于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則上下喪氣必士卒攝魂敗亡之驗也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為長久之策今賊形便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為備

之道未易卒圖今圍之窮城樵採路絶内無蓄積外無強援不過十旬其斃必矣何必遽殘士卒之命而趨一時之利哉吾嚴濬圍壘休養將卒以重官美貨間而離之事淹勢窮其釁易動我則未勞而寇已弊此謂兵不血刃坐以制勝也遂長圍守之凡經六月而野王潰䕶南奔于晉悉降其衆

後魏書曰齊神武起義兵於河北被爾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將同會鄴南精強士馬號二十萬圍於鄴南

韓陵山時神武馬二千步不滿三萬衆寡不敵乃為圓陣連牛馬以塞歸路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

又曰燕鳳字子章代人也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讖緯昭成以禮迎致之鳳不應聘命諸軍圍代城令曰燕鳳不來吾將屠汝代人懼送鳳昭成與語大悦待以賓禮

北史曰西魏將王思政守潁川郡城東魏師十萬攻之

備盡攻擊之術以頽水灌城陷之思政知事不濟率左右據山上謂之曰吾受國任遂辱王命力屈道窮計無所出唯當効死以謝朝恩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向西再拜便欲自刎先是齊文襄告城中人曰有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謂思政曰公常語訓等但將我頭降非但得富貴亦是活一城人今敵人既有此語公豈不哀城中士卒也因共止之不得引决齊文襄遣其散騎

常侍趙彦深就土山執手申意引見文襄辭氣慷慨涕泗交流無屈撓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禮遇甚厚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遂無叛者

後周書曰武帝建德五年東伐齊六軍攻晉州城屯於汾曲齊王憲攻洪同永安二城並拔之是夜虹見於晉城上首向南尾入紫宫長十餘丈帝每日自汾曲赴城下督戰城中惶窘庚午齊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壬午

齊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城北面夜密遣送欵上開府王軌率衆應之未明登城鼓譟齊衆潰遂剋晉州擒其城主侫甲士八千人送關中

隋書曰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以伐遼左沈光預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賔客送至灞上者百餘騎光酹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能建功立名當死於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矣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

殺數人賊競擊之而墜未及於地適遇竿尚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異之馳名與語大悅即日拜朝請大夫賜寶刀良馬恒致左右親顧漸密

又曰陳稜大業三年拜武賁郎將後三歲與朝請大夫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琉球國月餘而至琉球人初見船艦以為商旅往往詣軍中貿易稜率衆登岸遣鎮周為先鋒其主歡斯渴剌兠遣兵拒戰鎮周頻擊破之稜至低沒檀洞其小王歡斯老模率兵拒戰

稜擊敗之斬老模其日霧雨晦暝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霽分為五軍趨其都邑渴剌兜率衆數千逆拒稜遣鎮周先鋒擊走之稜乘勝逐北至其柵渴剌兜背柵而陣稜盡銳擊之從晨至未苦鬭不息渴剌兜自以兵疲引入柵稜遂填塹攻破其柵斬渴剌兜獲其子島槌虜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悅進稜位右光祿大夫武賁如故

唐書曰武德初宇文化及據聊城淮安王神通進兵躡

之祕書丞徵謂神通曰化及今據聊城羊人為其固守若至羊即宜攻取但拔羊縣聊城益懼因而逼之易同俯拾湏以攻具自隨一足威敵二不乏用不然兵至羊城見無攻具不下如不能剋羊而逺追化及恐亦無功則化及非旬月可獲羊人阻我糧運化及為之外援恐非計之善者神通不從軍次羊果不下而退敗

又曰武徳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輔公祏賊遣將率舟師三萬頓于當塗柵斷江口傍江築城又遣陸軍二

萬據當塗南路亦造栅自固並蓄力養鋭以抗大軍諸將皆云二軍並是强兵為不戰之計城栅既固卒不可攻請直指丹陽掩其巢穴若丹陽既破二軍可不戰而破靖曰公祏精鋭雖在水陸二軍然其自統之兵亦是勁勇二軍城栅尚不可攻公祏既保石頭豈應易拔若我師師至丹陽留停旬日進則石頭未平退則歸路已絶此便背腹受敵恐非萬全之計然此二軍皆是百戰餘賊必不憚於野戰今若攻其城栅乃是出其不意滅

賊之機唯在此舉靖乃率諸將水陸俱進大破之二軍悉潰走靖遂率輕兵先至丹陽公祏餘衆雖多不敢戰擁兵東走並相次擒獲

又曰高祖率衆攻屈突通於河東士卒登城南面者已千餘人高祖在東原望之而不見會暴雨至鳴角止軍由是不尅或勸遂攻之高祖曰屈突通習兵而無勇若決戰非其所長嬰城難以必勝此自守虜耳不足為虞遂收軍營于河渚

又曰薛萬均圍梁師都突厥率衆來援諸將見賊城險
固皆有憚色萬均謂之曰城中無氣鼓聲不徹此見敗
亡之候平在旦夕諸君勿以爲憂俄而師都見殺城降
又曰天寶末祿山反尚衡起義兵討祿山以王栖曜爲
牙旗將下兖鄆諸縣軍威稍振兼衙前總管復下曹州
初逆將邢起然乗城號令栖曜曰彼可取也一箭殞之
城中氣懾遂下
又曰馬燧自京還太原初田悦新代承嗣統兵恐人不

附巳詐効誠欵燧上疏明其必反宜先備之其年悦果
與淄青恒冀通謀自將兵三萬圍邢州次臨洺築重城絶
其内外以拒救兵邢州將李洪臨洺將張伾皆堅守不
拔昭義軍數告急乃詔燧將救臨洺燧軍出𡶶口兵未
過險乃遣人持書喻說且示之好悦謂燧畏之十一月
師次邯鄲悦遣使至斬之以徇遣兵擊破其支軍射殺
其將成炫之悦自攻臨洺遣大將楊朝光將兵萬餘於
臨洺南雙崗下東西列二柵以禦燧燧乃率李抱貞李

晟進軍營於二柵之中其夜東柵走歸悅明日燧進軍取其棄柵以置輜重悅謂將吏曰朝光守堅柵不下萬人假令燧等盡銳攻之比數日計不能下殺傷必甚吾此必破臨洺賞勞軍士而與之戰必勝之術也悅乃分恒州李惟岳救兵五千以助朝光燧率軍攻朝光田悅將萬餘人救之燧乃令大將李自良李奉國將兵合神策軍據雙崗禦之令曰令悅得過當斬爾遂令推火車以焚其柵自晨至暮急擊大破之拔其柵斬朝光及大將盧

子昌斬首五千餘級生虜八百餘人居五日悦復力戰
燧自將鋭兵扼其衝口凡百餘合士皆决死悦兵大敗
斬首萬餘級生虜九百餘人得穀三十萬斛器甲稱是
悦收兵夜走邢州
五代周史曰慕容彦超漢祖即位授澶州節度使檢校
太尉杜重威叛於鄴下以鄆州節度使高行周為行營
都部署彦超為副兵至城下二帥不協杜重威之子婦
即行周之息女也行周用兵持重彦超舉措輕躁彦超

欲速於攻城行周以為未可彦超乃揚言稱行周以愛女之故惜賊而不攻行周忿之漢祖聞其事懼有他變以是親征比及車駕至鄴彦超數因事陵迫行周行周不勝其憾嘗一日於行宫暮次泣告於執政又自擲糞茹於口中聲氣甚厲聞於御坐漢祖深知彦超之曲遣近臣和解行周亦召彦超於帳中責之兼令首過於行周行周稍解時彦超獨排羣議累請攻城漢祖信之乃親督諸軍四面齊進損傷者萬餘人死者千餘人衆議

無不歸罪於彦超自是不復敢言攻城矣

說苑曰田單為齊上將興師十萬餘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連曰將軍攻翟不能下也田單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齊之國何謂攻翟不能下也及攻翟三月不下齊之童兒謡曰大冠如箕長劍拄頤故翟不能下累於吾兵於是田單恐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即墨之時坐則織蕢立則杖鍾為士卒倡曰恐宗廟亡矣故將軍有死之

心士卒無生之氣令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富黄金横帶馳乎淄澠之閒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單明日結髮袒于矢石之閒乃引桴而鼓之翟人下之淮南子曰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中牟自入巳於齊也巳葬五日襄子起兵攻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法鼓以進衆金以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成而後攻之中牟

聞其義乃請降

古司馬兵法曰衆以合寡則遠裹而闕之若分而迭擊寡以待衆若衆疑之則自用之擅利則釋旗迎而反之敵若衆則相衆而受裹敵若寡若畏則避之開之

韓子曰世有三亡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淸濟濁河足以為限長城巨防足以為塞

管子曰善攻者料衆以攻衆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

以衆攻衆衆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

太平御覽卷三百十八